

# 中美二戰老兵溫馨聚會記

● 徐華江

## 百戰餘生故都重會

二次大戰時期，在中國戰場上，中美空軍健兒曾並肩攜手，對抗侵華日寇，於凌空作戰中，血洒長空，艱苦備嘗，締造了輝煌戰果。歲月悠悠，倏忽已逾六十餘年，昔日戰友，不少人壯烈犧牲，有些人百戰榮歸，卻已不再英武挺拔，而是華髮衰顏，垂垂老矣。

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倖存的老兵，友誼不減，每年聚會，暢敘離情。二〇〇二年的聚會，於暮春時節在北京舉行，這次聚會由北京航空聯誼會，中國之友基金會及中國探險協會主辦，美國駝峰協會，中印緬老戰士協會，美國飛虎協會，美國航空遺產基金會及香港大河之子商務代理中心等單位協辦。

## 戰友相聚恍如隔世

由於時隔一甲子，老夥伴容顏已改，彼此相見不相識，只好先進行互相認識，接著遊覽名勝古蹟，美方與會的老戰友及眷屬約達一百七十人，我方有八十多人，分別來自四川、昆明、陝西及北京地區，大部屬寬橋航校各期同學和遺族眷屬，筆者 and 他們見面後受到熱情的接待，備感溫馨，更有些興奮，談古述今，勾起不少陳年舊事，尤其看到一些烈士遺族，緬懷舊友，心頭泛起無限酸辛，一下子彷彿回到從前，他們的音容笑貌，一一湧上心頭，眼前年輕的一代，似乎留有他們的身影。

## 探親訪友感慨萬千

北京，藉機探訪親朋故舊，我們先拜訪舅母孫為夫人，她是我在北京唯一的親戚，舅父已於三年前過世，三表妹孫學立因事忙無暇，未能北返一晤，老舅母身體健康，精神矍鑠，內心甚為欣愉。當天接著再探訪老友董益泰夫人，益泰兄是我先期同學，空軍官校五期，與我同在空軍第四大隊（志航大隊）服役，後來益泰轉往蘭州東固城機場，即告分離，益泰為人親切熱誠，樂於助人，很有俠義風，不幸於前年因病謝世。第二天再訪唐夕華女士，她的哥哥唐遇春是我在富錦縣中的同班同學與我交情甚厚，夕華如同我的小妹，她與富錦縣中同學苗力田教授結婚，恩愛相莊數十年，苗同學不幸於去年逝世，人生苦短，轉眼相背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余偕老伴於聚會前的五月十一日先到

二戰戰友聚會，訂在五月十六日，那

天我見到多位寬橋航校同學和幾位烈士遺族，交談親切，無話不談，坦誠熱烈，使我非常感動。其中陳學波同學及其女公子陳道蓉，遠從成都而來，學波已八十九歲高齡，扶杖長途跋涉前來聚晤，熱情可感。其他先後期同學到有李裕、李純、周智弘、張大翔、王延周、何偉欽等人，個個都是衰翁，含淚相見，感慨萬千。遺族到的有溫炎學長公子溫有庠、女公子溫有禎與溫安琪。看到他們使我想起當年溫炎學長，於對抗日寇時為國犧牲，溫大嫂悲不自勝，不久即攜子女離開成都這個傷心地，臨別還在照相館內留影惜別，當時她的長女公子只有五、六歲，如今早已都事業有成，變成社會菁英了。另外八期同學楊元丞之女公子楊安里，由西安趕來，專程來看我這個老世叔，盛情流露無遺。還有

抗戰殉國的第同期同學賀忻，其胞妹景超、景雯也來聚會，賀忻曾與我在第四大隊第二十三中隊並肩作戰。另有同期同學林耀之姪林萬暉特由廣州趕來，林耀烈士犧牲於對日機空戰，曾與我同服務於空軍驅逐部隊，他是運動健將，樂觀進取，勇敢善戰。另有鄧仲卿同學由武漢市來參與大會，金壯獻先生則係一期畢業的金雯大隊

長的公子，金雯為空軍前輩，北伐抗戰無役不與，功勳特著，後來不幸亦為國犧牲，而今其公子已事業有成。而在這次聚會中寬橋航校之先後期同學的子女及親屬到會的很多，如王自潔烈士之子王榮生，任松齡之姪任正強，祖萬福之女祖明雲，郭鳳鳴之子郭春煙，楊遇春之子林蔚林等，分別由昆明、廣東、陝西、河南、四川各省前來，一堂聚首，親如家人，雖然白雲蒼狗，世事多變，但空軍家庭的傳統情義一點也沒有變。

梁從誠先生及其夫人方晶女士為梁啟超先生之後裔，曾在聯合報上登「長空祭」一文，以敘述與空軍之關係頗值得吾人一讀深思，又西安來與會之張員紅女士為傑出之飛行人員，此次亦來與會，為大會增光不少。

### 語言雖殊靈犀相通

越洋來華參加聚會的美國二戰空軍老戰士，是眷屬多於老兵，六十年的歲月過去，老兵是真的老了，碩果僅存的幾位，較年輕的也已八十好幾，稍長者已過九十，以這樣的年紀，還遠越重洋重溫舊夢，主要的是要看看當年在中國作戰的城市，

如今是什麼模樣？他們在中國流血流汗，對中國更有深厚的感情，希望看到中國的繁榮進步，讓他有血汗沒有白流的感覺。

五月十四日那天，這批中美老戰士遊覽天壇、故宮及天安門廣場，美籍老兵的興致很高，有幾位昂首闊步，奮力前行，有幾位不得不以輪椅代步，受限很多，但仍不放過每一景點，經常提出詢問，由導遊代答，求知的精神及勇氣值得鼓勵。

五月十五日參觀頤和園、抗日戰爭紀念館及盧溝橋，在抗日戰爭紀念館時，巧遇美國飛虎隊老戰友，由於時間不多，他拉著我在車前用雙手比劃兩架飛機纏鬥作戰的姿態，以表示我們兩人都是戰鬥機飛行員，這位老飛虎隊員我是認識的，但卻叫不出名字，前幾次飛虎隊年會時曾經相遇；所以他認識我，飛虎隊友之中，國人很少，他們很易記得，而且能道出姓名，而我對一些洋名字卻很難記憶，好在彼此握手寒暄，重在表情而非言辭。主動交談，如同老友重逢，樂不可支。

### 盧溝曉月石板留痕

接著再到盧溝橋一遊，盧溝橋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爆發點，當年日本憑藉武力，

侵我東北，在華北又製造事端，盧溝橋首當其衝，在抗日戰史上意義重大，我們往遊，憑弔古戰場，橋上石板路上有明顯的車輪碾壓痕跡，就是日寇暴行的鐵證，現在還保留一段路面，由後人憑弔，不忘前恥，我想起一九四七年任職空軍四大隊時，曾率同軍官和眷屬到過此地，當時抗戰勝利未久，心情愉快，雖懷餘恨，尚能忍受，而六十年後，重見此橋，緬懷先烈的血跡斑斑，面對國事如麻，白雲蒼狗，有不勝今昔之感。

五月十六日中美戰友一行參觀中國航空博物館，首先主辦人員致歡迎詞，再由來賓致詞，然後參觀航博館各類的飛機，有二戰、抗戰及中共建政後的航空發展史，新、舊圖片、圖表及遺留物來表現，顯示中國航空事業發展快速，一日千里。

參觀會中，由筆者將航校同學陳祖烈於二戰時所用之飛行衣兩件，捐給航空博物館，陳祖烈為筆者同期同班同學，曾在抗日戰爭時駕駛轟炸機對日作戰，保有二戰時飛行衣一套，因知我喜愛空軍文物特親自送至我家，而今我把它轉贈給中國航博館作為展示物，供人參觀，相信祖烈會欣然贊同，這比存放我處意義更為重大。

在參觀結束之後，我們齊集廣場，拍攝團體照，由於我輩老人，步履蹣跚，同時到館參觀的北京醫大學生自願照顧服務，一一攙扶我們排排坐以便照像，這些熱情的大孩子不辭辛勞，使我們非常感激。

五月十六日晚間，北京聯誼會及陝西航聯會於聖天使酒店歡宴我們，在座的多為寬橋同學及眷屬，在觥籌交錯當中，年輕的侄輩們，親切敬酒，你來我往，倍感溫馨，顯示空軍是個大家庭，不受退役與現役的限制，也沒有期別的區分，其樂融融。此次聚會有北京航空聯誼會的朱會長、副會長李裕、李純、劉寶琴、劉玉芳、周智弘、夏華等人，有秘書長溫廣成、副秘書長王長富、監事長黃秀清、辦公室主任刁晶晶等，均為北京航空聯誼會的主幹，在大會籌備上盡力不少。

五月十七日是中美飛越文化駝峰會，因為美方以駝峰協會人員居多，上午九點半開始，會場佈置得幽雅整齊，大家依序而坐。回憶前塵，談古說今，非常興奮。晚上聚餐，席開三十餘桌，有新加坡來的方守義同學及時趕來參加，他身著白色西裝，留有小鬍，神采奕奕，輕健依舊，他熱愛國家、熱愛袍澤，熱情迄未稍減。十

八日晚間原班人馬又吃一次烤鴨大餐，由方守義作東，大家興高采烈，大喫一頓。

### 烈士喬倜英勇殉國

聚會後到山西遊覽，獲知空軍烈士喬倜殉國始末；抗戰時期，我們以質劣量少的飛機，對抗日本優勢空軍，犧牲自然慘重。我到太原遊覽後，並赴平遙祁縣，在祁縣喬家大院發現喬倜烈士的事跡，概略記述「喬家發財不忘愛國，且有強烈的民族氣節，喬家第七世孫，喬倜就是一個抗日英雄，他是一名空軍戰士，在執行一次駕駛偵察任務時，被日機擊中右翼，不幸犧牲，時年僅二十二歲……」。返台後我即查閱相關資料，得進一步瞭解「喬倜烈士，為山西省祁縣人，生於民國三年二月二十七日，中央航校第六期畢業，任空軍第五大隊第二十七中隊少尉本級隊員，二十六年七月，抗戰發生，烈士隨隊在各地參加作戰，十月六日與槍手麥振雄駕「許」機二七〇七號，隊員曹鼎漢駕另一架「許」機自汾陽出發，偵炸寧武、代縣、繁峙、平型關等地之敵軍，至平型關附近，遇敵「驅逐機」三架，向我機攻擊，我機乃利用低空與敵迴翔，並以後座機槍抵禦

，至定縣上空，我機復為敵地面砲火射擊，烈士與麥振雄烈士同時殉難，追贈中尉……」，由以上記載，可知喬侗烈士在抗戰不久後即為國犧牲，他所駕的「許」字機通稱為「許來克」機，（英文為 SHRIKEI）或稱（CURTISS A-12 攻擊機）為美國製造，為下單翼雙座機，後座為射手，有機槍一挺，兩翼共有機槍四挺，槍有俯角作

對地攻擊之用，在兩輪起落架上也各裝機槍一挺，所以對地攻擊有六挺槍火力。但對空僅靠後座一挺機槍，防禦力薄弱。那時所稱的戰鬥機就是驅逐機，名稱不同而功能相仿，均為單座一人駕駛。在「喬家大院」一書中載喬侗係在北平附近犧牲，是不正確的，盼有關部門根據所獲資料更正，並載入史冊，以慰烈士

## 中 外 詩 壇

歐豪年教授任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榮譽館長，中外學

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成聖教授特撰詩祝賀原詩如下：

雍容儒雅藝林誇，瀟灑丹青歲月賒，

今日中央開畫幕，滿門桃李發奇葩，

山莊挹翠逸情多，菊竹梅蘭一室羅，

萬古芳菲留此脈，嶺南才俊共高歌。

遺族及其在天之靈。

### 記取教訓再造和平

張寧的身世幾乎是一個傳奇，也是在戰爭中所產生的不幸，至於中美混血兒張寧尋找美國生父一事，前年在昆明舉行中美二戰老兵聯歡會，張寧曾偕其女公子參加，作「尋根之會」。但張寧所述狀況，範圍太大，無處著手，因為他不知其父姓名、部隊番號及與其母結婚地點，要找實是海底撈針。但為了盡人事，根據當時情況可能是與中美混合團空軍第三大隊第七中隊長瑞德（REED）有關，因為當時我是中方中隊長，與瑞德時有接觸，乃寫信告訴張寧，並寄送有關照片，後經張寧與瑞德姪子等連絡，先熱後冷而未作答，相信是另有顧慮，這次在北京再與張寧會面，長談達兩小時許，最後勸他順其自然，天下不幸的人很多，他已比不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不妨事業健康為重，尋親之事暫時擱置。

參加聚會的二戰老兵，不論中國人或美國人，都希望世界和平，因為戰爭的苦果太殘酷了。他們希望藉在北京的聚會，喚醒世界和平的願望，希望各國領袖，永遠不再打仗，把和平的要求傳遍世界，讓人類共享繁榮和幸福。